

王国维未刊书札十通

王 宇 朱金枝

日前，笔者见到一批清朝末际，民国初年知名人士往来信函，其中有王国维亲笔书札，皆吴泽主编《王国维全集·书信》所未收者。今择数通，据原件标点，并略加说明，公之于众，当有益于研究。

一 致罗振玉

(1916年6月4日)

叔蕴^①先生执事：

昨寄一书，想达左右。昨晚出晤程冰泉（上海汲修斋古玩铺店主。公信先交去），渠云王元章卷已寄出，苏卷日内亦当寄奉。出示书画数种，林和靖数帖与宋元人题跋似系一手所作。唯一无名氏卷，渠言是燕文贵“江山雪霁图，”石树颇学右丞，惟皴法唯长皴钩廓而中作短皴以填之，画法颇古虽未必出燕手，亦当是摹燕本也，气息亦静穆。

《十钟山房印举》昨日始见之，其书品甚短，未必是吴清老（吴大澂，字清卿）旧藏。又与敬公^②同发现一隙，即封面中衬一报纸，乃去年之物，又用石印签条，乃王胜之书，恐陈氏^③现已订成发卖，其价云三百两，与陈价亦合（现博古堂又云三百两，系原主卖价至少须加一成），殆书肆少出一部以邀善价每本三十余页，每页有三印，然空处甚多，平均每页不及二印，则所谓万

印者亦名耳。头本仅五十余印，百本恐不及六千印。然陈氏印实有七、八千，不知后数本如何。故暂还之。一面由敬公函询高翰老矣。俟翰老与公覆函至，再行定之，此时除公外，未必有人欲买此书也。尚有《十六金符斋印存》，欲五十元，无让价，此书公已有之。

《学术丛编》已装成，维得十本。先以五本奉寄（中请寄林博士（林泰辅）一本，藤田（滕田丰八，字剑公）先生一本，内藤^④一本，余请留或酌送）。维处五本则送乙老^⑤一本，抗父^⑥一本，尚余三本。公处如需，可再寄一分也（今寄六本）。专此，敬请

道安不一 端节前一日

国维顿首

肋痛想已愈。其《殷墟古器物图谱》事，景叔^⑦云节后当商之姬君^⑧。

按：《吴信》（P79）有：程冰泉到。携王元章卷、苏卷事，《吴信》（P81）言罗振玉肋痛事。此信恰与之密切相关，故定于兹。

二 致刘大坤

（1917年7月下旬）

季英^⑨ 吾兄察奉：

见示各书敬悉。令岳所言，前书已及此事。但弟此刻亦难移动，因内人一二月中须娩身，而弟哈园校稿事亦不易脱卸，又尚有他事纠缠，故此事只可暂行作罢。俟一二月后，有暇当一赴京都，留一二月则势所能行也。弟近亦偶出，尚不望蛰居。令岳意至感，一切再面陈，并当详复令岳也。此其顺请公安

弟维再拜

按：《吴信》（P200）言及：感罗振玉盛意，内人将娩，哈园校稿等，与此信意近，姑定此信发于其后不久。

三 致罗振玉

(1917年12月21日)

雪堂先生有道：

前日上一书想达左右。《古文四声韵》事亦且缓议，因方君早不在，哈园亦不能作此事。去年写《史籀篇疏正》二三百字已万分为难，此等如刻，只有以原本上木一法也。

季英处书亦早读悉。小学诸书诚是不多，刻板问题哈园仍未决定。盖又入运动者之言，谓刻板不能迅速。景叔告以一月必出若干册，事必不能，但月计虽不足，岁计有余，姬君又谓且俟再议（月内当与面谈此事告以刻字外无它法）。至所刻之书公前劝以刻小学书，渠虽面允，然其刻四库未收之名目决不能打消（此其心理如此，彼无刊书之心，所以如此者在此数字之名目。闻其又任邵章钞四库书目，或即《永乐大典》采辑书目，然书不在而目现在，亦何用钞耶？彼处办事只是如此）。现在小学书既不多，则不必变其名目，如《龙龕手鑑》四库本仅四卷，且不善，公藏之八卷本亦即四库未收书也。其他亦均可以此法行之，则无所阻碍，先生以为如何？

前日在景叔处见陈簠斋家所藏汉砖拓本，有二砖极奇，乃春画。一以一女御二男，其文云：黄妳能前后御二大阴，末有元狩二年月日字。其一乃一男露其形，其文曰：马子大阴。皆有陈氏印记。其月日不能记，惟日不云甲子而云某日。隶书亦不恶。不知此作何用，抑乃墓中物耶？

景叔告维谓：公之铜器，渠不能进言，因年内哈园用费本需十八万元，为十三万两。姬君告哈君取契时，误两为元。逆短四五万。帐房与哈君申明此事，为哈君所斥。姬亦不敢置辩。故此事绝无可望。维则谓即无此事，彼处必不能有此举也。先于此举亦不过尽人事也。实则世界富人皆一概也。

公得荆浩画，并其价值维已告乙老。此老当可醒售画之梦耳。今日作致凤老^⑩书，消却半日矣。专此敬请。

道安不一

国维再拜

再启者，内人产后不及一月，患牙痛，服熟地、石膏过多（维初知服一、二剂，后乃知服石膏至百数十文〈剂〉）。后则牙痛牵连头部，面部颇似神经痛。林洞省^⑪以为血浊，服其药，亦无甚效，近又屡发，服洋参，颇有效，发时身冷且有时头与唇部麻木，觉头大唇厚，恐是神经痛，愈时则起居如常。此间医生殊不可恃。拟请君楚^⑫或君羽（罗振玉之子）以此症一问木村君为荷。

再请

道安不一

维又顿首 初八日

按：《吴信》（P236、238等）均涉及哈园印书欲以“四库未收书”为名事。《吴信》（P228）叙国维内人牙痛；（P239）谢君楚往询木村，与此信合，故可定此信为1917年底所书。

四 致罗振玉

（1918年5月28日）

雪堂先生有道：

季英赴东，附寄二书想达左右。顷接十二日手书，敬悉一切。黄伯雨^⑬交来书件，亦并收到爵觶拓本并洪谷山水影片，谢谢！洪谷子画布景用笔均极琐碎周到，与北苑山居直幅相似。此恐是唐以前旧法。若夫云烟变幻布置，或见首不见尾则恐董巨以后始有之。未审然否。黄又此幅皴法正与濯足图波澜莫二，想尊藏一幅亦尔，不能不服公之精鉴也。

王氏^⑭所藏《乾嘉诸贤手札》哈园已决定付印，现正在影

照。或云下月可以印成则未必耳。公致王君函已交，维又赠《殷墟书契考释》一册。如哈园一时不能印成，则仍须向王君借原信抄之，王亦面允。

尊府四少奶奶（罗振玉四儿媳）之病起自感冒，非身体素弱决不至遽成肺结核。如饮食调理得宜必速康复。驻沪或返淮，数月自可根治。此间不闻有何时气。天花、喉症去冬偶有之，现虽未必尽绝，亦不多闻。至南京疫事乃一种政治及军事上之作用，现已证明矣。疾病最可惧，如内人之疾近时将痊愈，而月初以来又患目疾，流泪甚多，白珠尽肿，至今一月犹未愈，或者风疾须借此作一归束亦未可知。

乙老郭王二卷已交还。郭卷笔墨颇类儿戏，是本朝劣手所摹，实与蔡金台一幅异曲同工耳。樊山题诗又以纸本为绢本，更可笑矣。

尊体清羸，恐不宜北行，即至沪，亦当简酬应之烦。若如去岁五月初办法，当于身体有益。

匹碑^⑤于欧战未结束前当仍保现实权力，此后变动不知何若，大约其部下有力者当自图一安全之法，尔时或有一线光明，其余皆幻想也。专肃，敬请道安不一

国维再拜 十九日夕

按：《吴信》（P256）云：“前日接手书并爵拓本……”与此信合；四少奶奶肺疾事见于3日前后各札，与此信关系密切，因定此信为28日。

五 致罗振玉

（1918年6月25日）

雪堂先生有道：

昨接手书并《临川集拾遗》，敬悉一切。《临拾》中夏旼扇

七绝第三句缺一字，此间无《宋诗纪事》及《陆氏群书校补》可检，请检示，以便补入。《雪堂群书序录》序今日始撰成，尚须改削，改成即行录寄。排字尚快，每日可得十纸，然亦有不排之日。丁君^⑥谓：月内恐未必成，须至下月上旬矣。

此间近数日稍热，然亦不过九十度。上旬仍类深秋，恐酷热反在秋间矣。

《仓颉篇》上卷已成，专录成句与《急就》中字与杨杜所解之字，得百二十页，下卷恐亦称是。公撰《书画录》已著手否？

时局混沌，罗刹国中复演路易第十六之惨剧，与前此消息适复相反，恐德人不利，彼有统一之事，与魏人^⑦之对我同也。

《集录》印成者已八十纸，余未送来。昨今两日复读一过。中间“制军”二字误作“制车”未及校出。又“龙泓”二字未阙笔。有此二误。大文渊懿絮静，无不达之意，一扫数百年作文习气而归之清醇。然世未有称先生之文者，因不可解也。序文录出呈教，请察入。专肃，敬请道安不一

国维再拜 十七日

君羽未行，前书言，闻其动身者，误也，请勿念。

按：《吴信》（P259）谓“公拟以撰《书画录》消暑”，此信问“公撰《书画录》已著手否？”恰与之相关联。《吴信》（P261）曰“君羽夫妇今日赴淮”，此信“君羽未行，前书言闻其动身者，误也，”正与之衔接。故定此信于6月2日。

六 致罗振玉

（1918年夏、秋）

雪堂先生有道：

前日奉一函想达左右，次日由季英处转来手书，敬悉一切。君羽想已愈，君楚亦当日佳，念之。

王南陔中丞已于今日取到，《史记·河渠书》景本亦收到，谢谢。《释由》一篇已写出奉呈教正。此事但据汉简理由已充足，至他种证明尚不十分满意。郑苏堪^⑧住处已探悉，在南洋路十二号。公信印由邮寄往。昨日，乙老言及一山^⑨意为素相^⑩向姬君募得五百元，未知信否，大约久而未付，苟钱未到手仍不得视为实事也。

《急就》校记写成，得三十余纸，本拟以叶本为主校成一定本，及至校成则亦但列异同，折衷无多。然可知者，宋太宗本出于钟元常，黄山谷本即出宋太宗本，颜本并采钟皇诸本而依钟本为多。其注中所云字或作某者多与皇本合。而颜注已无单行本，补注本之字有经王氏改正者，不如宋太宗本中王氏校注所云颜本作某者得其实也。赵荣禄章草本与叶本同源，正书本亦然。孙伯渊所刊号称据索靖本者，实叶本耳（存字相同），此书乃附丽书家而存，岂不奇欤？专肃，敬请道安不一

国维再拜 廿四日

王太守（王丹铭）尚无信息，维前寄其一书，由扬州水月庵转交者，已由邮局退回。此君颀颀，不知学问为何事，虽校朱九江、陈兰甫之后已高百倍，然为三王之后则媿其祖矣。王雪老（王秉恩，字雪澄）有王文简致陈恭甫札，春间向之借照，云为钱聪甫借去，或已归钱氏矣。又申

按：此札言春间向王雪老借“王文简致陈恭甫札事，与《吴信》（P246）所叙相互应，知乃此1918年札。此信所谈为素相募款事，《吴信》（P267—270）多有涉及，故系此信于是年夏、秋之际，日期未敢确认。

七 致罗振玉

（1922年4月13日）

雪堂先生亲家有道：

顷接手教，敬悉一切。内阁杂纸（史料）竟获保存，快慰之。主此事除公外，举世谁肯为之者？即令人不出一钱，但整理一番，恐亦无此勇气也。乙老归禾扫墓，大约初十前可还，若闻之，不知欣喜何如也。此项材料粗阅一过又写一草目亦非二三年不可。惟将来置之何地真一大问题，重要材料至多不过百分之一，尚易处置，惟不甚要者，私家即无法藏弃，若为公有则恐仍作燃料耳。如何之？

吴越刻经其一卷归张氏，其一卷张氏亦原为孟蘋（蒋汝藻，字孟频）购之。张卷甚完好，可以设法影照，容徐图之。“战机本末”末有一行，云：景定□年表背臣□□料理讫。可见大库中书确有南宋内府之物，秘书监志之所纪，王秋涧之所观，后皆归于内阁，竹垞跋文渊阁书目之言真不诬也。内阁书目尚有蜀石经全拓，不知尚可访否？高□过沪，一日即行。后有信来，云已安抵镇江，想已另有信至津矣。专此肃，敬请。

道安不一

国维再拜 十七日

按：罗振玉购大库旧档为1922年事。此信提及乙老归禾扫墓，约为清明节后所写，据以置此信于此时。

八 致罗振玉

（1922年8月24日，25日）

雪堂先生亲家有道：

前复一书，想达左右。前日叔平^②来函又将北大研究科之款送来，使者委之，不肯带回，只得收之。维知不与说明真因，终不肯休止，而此际碍难说明。又，此地位将来或有可以利用之处，故今日已复函允之。

叔平寄来秦公敦拓本。此敦器底尚有凿款一行，近始剔出。

文曰：“西，斯器一斗七升八，奉敦。”因知盖款第一字亦是西字，但不全耳。西为汉陇西郡属县，地在今甘肃西南百二十里，即《史记·秦本记》之西垂及西犬邱，为秦文公以前旧都。秦自大略至文公陵墓庙多在西垂。此敦盖徙雍以后所作以奉西垂陵庙者，故曰奉敦。其物至秦季犹存，此款当犹是秦末所凿矣。文体亦近小篆，与汉隶异。向闻此敦出甘肃，颇以为徙雍以后之器不应出于陇西，今乃恍然。

叔平又欲摹乙老所藏《东瀛珠光》中唐尺，近始借得。其中红牙拨镂尺二，绿牙拨镂尺二，白尺二，共六枚，皆东大寺献物帐中物。其中红牙、绿牙尺各一，长短正与公所制开元泉尺无疑，而刻镂著色均精绝，亦非彼土所能为。现托中华书局中人摹之，拟摹四分，一乙老，一公，一叔平，一自留。维前此隋唐同尺之说略可证明，拟属叔平据此作《隋志》十五种亦快事也。

南中近得雨，可望丰年。近日暑气已渐减，然恒暘恒燠至五十日亦近来所无也。津地当已渐凉。公家诸患者当早痊愈。北京政争方剧，前所虑外侮当已不成问题矣。专肃，敬请道安不一

国维再拜 七月二日

商君②殷文字书今日已为校毕，为增补评荐数十条。公意为“叙之为𠂔字”诸条可以删去，甚是。维又拟删数字，如“刎之释珍”之类。而将此数字入阙疑中，则全书之字，确者殆十得其九矣。 次日又申

按：《吴信》（P327）所言秦公敦，唐尺等事皆与此信同，当为同时所书。此信更详些。

九 致罗振玉

（1923年2月15日）

雪堂先生亲家有道：

前接手教，敬悉一切，献岁发春，维起居多胜为颂。范白舫二图已交周君，《月潮草堂图》俟开岁送去。《高邮王氏遗稿》亦当俟开岁付写。

《释大》外，尚有残稿一，以字母排比。《尔雅训诂》亦可印行，盖怀祖先生意，尚欲作《释始》、《释君》诸篇，而此残稿当为其最初之长篇也。将来拟仿汪刚木先生《落瓢楼文集》序并未刊各残稿为之序录也。慈护（沈颀，沈增植之子）全眷于二十一日返禾，维于濒行前往送之，并请其一检《肃亲王行状》，云恐夹在信函，想检得后必即行寄沪也。

近以唐铜板摹造唐尺，竟得密合，又比校唐宋诸尺于唐尺，宋木尺及三司布帛尺之异同及程文简赵与时之说，竟得贯通，乃作唐尺宋木尺及三司布帛尺之跋，将来拟写付大学杂志也。专肃，敬请道安并贺
新禧不一

国维再拜 壬戌除夕

十 致罗振玉

雪堂先生亲家有道：

顷接手书，敬悉一切。维谢恩时奉每日进来入直之谕（子勤^②亦奉常常进来之谕），即出与二傅及瑞老言之，而三老均不在意，仍谓俟温^③到再定入直办法。午后往访弢老（陈宝琛，字伯潜，号弢庵）决此事，不值。次早因即入内，而南斋宫监等似以此举为多事（园〈原〉来无人到）。告以面谕所谓指将来言之。出神武门时正遇朱傅下轿，告以遵谕进内而同列皆未来，不入则违谕，入则无所事事，请示办法。朱亦谓面谕系指将来言之，现可不必进内，维即请其代奏明此事。维思面谕之意或当如朱傅所说，如仍日日往南斋则与二傅及同列间感情必大生阻隔，故自昨日后即不复往之（鸣九，子勤皆不往），亦无所事也。

大学本拟开欢迎会，经维力辞乃改为二十余人之茶话会，其势不能再辞，当一往也。

昨日将《多士篇》残石照《尚书》字数一排，知是无佚篇。残碑前一碑自第一行起，至第十一行止，下所缺字正得二十三行，正得三十四行，其上自《多士篇》首起缺一百八十四字，则在“今”以上缺四字也。《春秋》亦排出，乃自第二十五行至第三十四行止，其赵，敖、宋三字则在第二十一、二十二、二十三行也。所排之稿为叔平持去钞录矣。叔平处之拓本仍汉石经，乃邱，来二字（直列）。又一石有后，醢二字可识（横列）。明日当见叔平即行索之。专肃，敬请
道安不一

国维再拜 二十三日

按：读《吴信》（P350），知王国维进京后最初几天行止，故定此信日期。

注：

①叔蕴：罗振玉，字叔言，叔轫，叔蕴，号雪堂，永丰乡人，贞松老人。一署商遗，松翁寒中。仇亭，晋斋，梦邦。

②敬公：元柯九思，字敬仲，此借指柯劭忞。

③陈介祺：字寿卿，号簠斋，著有《传古别录》、《十钟山房印举》等。

④内藤：内藤虎（内藤虎次郎），字炳卿，号湖南。

⑤乙老：沈曾植，字子培，号乙庵，乙菴，晚号逊斋，耄逊寐叟。光绪进士，清末任安徽布政使。

⑥抗父：樊炳清，字少泉，一字抗父，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辑。

⑦景叔：邹寿祺，一名安，字景叔，号道庐，浙江海宁人。

⑧姬君：姬佛陀，字觉弥，苍圣明智大学总管。

⑨季英：刘大坤，字季樱，一作季英。刘鄂四子，罗振玉长婿，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辑。

⑩凤老：柯劭忞，字凤荪，山东胶西人，清末任典礼院学士。

⑪林洞省：上海西医大夫，常为沈曾植、樊炳清及王家诊病。

⑫君楚：罗福茂，字君楚，罗振玉次子。

⑬黄伯雨：黄以霖，字伯雨，曾为清驻日本神户领事。

⑭王氏：王丹明，道号丹明，江苏高邮人，王念孙、王引之的后代，后文之王君亦其人。

⑮匹碑：段匹碑，晋人，此借指段祺瑞。

⑯丁君：丁仁，字辅之，浙江钱塘人。八千卷楼后人，上海中华书局经理。

⑰魏人：魏国公徐达，此借指徐世昌。

⑱郑苏勘：郑孝胥，字苏戡，号苏盒，太夷，海藏。

⑲一山：章梈，字一山，号子厚，实斋，清末翰林院检讨。

⑳素相：升允，字吉甫，号素庵，一作素存，札中多称为素相，素师，素帅，中堂。

㉑叔平：马衡，字叔平，浙江省鄞县人。曾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，故宫博物院院长等职。

㉒商君：商承祚，字觐永，号契斋，广东番禺人，1921年秋，在天津拜罗振玉为师，钻研甲骨文，金文。信中谈及罗王所校书为商编之《殷墟文字类编》，次年付印。

㉓子勤：杨宗羲，字子勤，一作芷晴，号留坤，雪桥，1923年与王国维同应召入南书房。

㉔温：温肃，字毅夫，广东顺德人，时值南书房。

辑录者工作单位：大连市旅顺博物馆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毛华轩）